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拾貳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三十六

晉

安皇帝

〔辛〕義熙七年春正月西秦復降于秦秦使太尉索稜鎮隴西招撫西

秦乞伏乾歸遣使謝罪請降秦拜乾歸河南王太子熾磐平昌公

已附西秦後魏

攻隴西索稜以郡降于西秦

秦主興命羣臣舉賢才秦主興命羣臣搜舉賢才右僕射梁喜曰臣累

受詔而未得其人世可謂乏才矣興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于昔人待將于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識拔不明安得遠誣四海乎

羣臣咸悅

二月劉藩等克始興斬徐道覆

三月劉裕始受太尉中書監之命裕以劉穆之爲司馬穆之舉孟景故

吏謝晦

字宣明安兄

裕以爲參軍晦博瞻多通裕深加賞愛

夏四月盧循寇番禺不克走交州刺史杜慧度

交趾朱

擊斬之孫處拔番

禺

前事見

城守已固盧循收兵至遂圍之處拒守二十餘日沈田子言于

雉尾炬即今火蓋縛于竹草束信于箭去中火物即火起注胡三省義辭費而雉尾亦斷不能如孔雀之散開也

劉藩曰番禺本賊巢穴恐有內變乃引兵擊之循兵屢敗遂奔交州至

龍編津

後漢書郡國志交趾郡治龍編水經注立州之始蛟龍蟠繞于水南北二津故名

刺史杜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

與循合戰擲雉尾炬

胡三省注東草之一頭施觀鐵草其尾散開如雉尾然

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

艦燃衆潰自投于水慧度取尸斬首函送建康

秋七月柔然獻馬求昏于燕

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獻馬求昏于燕燕羣

臣議公主不宜下降燕王跋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棄之乃以其女妻

斛律跋勤于政事勸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斂每遣守宰必親引見問爲

政之要以觀其能燕人悅之

〔壬〕

八年

西秦王乞伏熾鑒永康元年北涼元始元年

夏四月以劉毅都督荆甯秦雍軍事

荊州刺

史劉道規以疾求歸詔以劉毅代之

道規在州累年秋帝無犯及歸府庫帷幕雖若舊隨身甲士二人還席于舟中道規刑之于市未

護道規卒

毅性剛愎自謂功與裕埒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快

事見前

知物情去已

快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及敗于桑落

彌復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與僕射

謝混丹陽尹郗僧施

超從孫

深相憑結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

交廣以僧施爲南蠻校尉毛修之爲南郡太守裕皆許之

毅復表求至京口辭募裕往會之將

除不謂除
殺其不
殺不自克
功也蓋相
圖也蓋相
時方從弟
濟方從弟
則恐激變
事合謀舉
賊耳觀裕
民及諸葛
馬休之司
見其可概

軍胡藩言于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為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藩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
穀固以此服公至于涉重傳記一談一談自許以為雄豪以是撥紳白面之士咸歸心恐終不為公下不如
因會取之裕曰吾與穀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

六月西秦乞伏公府之國弒其君乾歸秋八月世子熾磐討殺之而自立

乞伏公府弒西秦王乾歸及其子十餘人走保大夏注見熾磐遣其弟

智達討之秦人多勸秦王興乘亂取熾磐興曰伐喪非禮也夏王勃勃

欲攻之亦以王買德言而止智達擊破公府獲而轅之熾磐自立為河

南王遷都枹罕

皇后王氏崩

九月葬僖皇后

冬十月劉裕帥師襲荊州殺都督劉毅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

江文武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疾篤郗僧施勸毅請從弟兖州刺史藩

以自副劉裕偽許之藩自廣陵入朝裕以詔書罪狀毅以藩及謝混共

謀不軌賜藩混死遂帥諸軍發建康王鎮惡請給百舸為前驅晝夜兼

行揚聲言劉兖州謂劉藩時荊州尚未西上十月至豫章口注見去江陵城

二十里舍船步上將至城便鼓譟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江津舸艦鎮惡徑前

千里人機不密
人事早為
敵備誠書
別函至期
有開視可
卓識謂

襲城未至五六里，毅乃覺之，行令閉諸城門，未及下關，鎮惡已馳入，與城內兵鬪，兵散，毅帥左右突出，夜投佛寺，寺僧拒之，乃縊而死。裕至江陵，殺郗僧施，毛修之素自結于裕，特有之。初，謝混與毅款昵，混從兄澄嘗以爲憂，漸至是果驗，毅從父鎮之聞居京口，不應辟召，皆謂毅及澄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毅落導從到門，輒謂之毅，甚敬畏，至是裕與毅爲敵，顯常待固辭不至。謝混

字景恆，安之孫，益壽謝混小字。

北涼遷于姑臧。先是北涼拔姑臧，至是蒙遜徙都焉，大赦改元，稱河西王，置官僚。

十二月，遣益州刺史朱齡石字伯兒，沛郡人。帥師伐蜀。劉裕謀伐蜀，以齡石有武

幹，練吏職，以爲益州刺史，率將軍臧熹、蒯恩字道恩，關陵人。、劉鍾字世之，彭城人。等伐蜀。裕

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地名近涪城，今四川綿州梓潼縣有黃蘆城，蓋黃虎之訛也。無功而還，賊

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裕又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而未知處分所由。

劉裕自加太傅、揚州牧，復辭不受。

〔癸丑〕

九年

夏四月朔

春

二月，劉裕還建康。三月，殺豫州刺史諸葛長民。

初，裕

之西征也，留長民監留府事，而疑其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

吏給兵以防之。既而長民驕從貪侈，懼裕歸按之，聞劉毅被誅，謂所親

曰：「往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問穆之曰：「人言太尉與我不平，

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沂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

如此？長民意乃小安。」

長民弟黎民，說長民因裕未還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黃龍常恩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陽布衣，豈可得邪？』因遣冀州刺史劉敬

宣書曰：『龍常恩富貴，自取夷滅。』吳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宜報曰：『下官常懼過災，方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爲不貢我也。』龍常劉毅小字阿壽，劉敬宜小

字

穆之，憂長民爲變，問參軍何承天。

東海人

承天曰：「公昔年自左里還入

石頭，甚脫爾。」

龜言輕脫

今還，宜加重慎。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至是，裕自江

陵東還，前刻至日，而每淹留不進。長民與公卿頻曰：「候于新亭。」二月晦，

裕乃輕舟徑進，潛入東府。三月朔，長民聞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昨

等于幔中，引長民卻人密語，昨自幔後出，拉殺之，與尸付廷尉，并殺其

三弟。

詔申土斷之法，併省流寓郡縣。

劉裕上表曰：「大司馬溫以民無定本，傷

治爲深。庚戌土斷，

前事見

以一其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于此。今漸積弛，

射甲不入
斬人匠
則無函
是斷矣
人斷道
全器固
繕利程
精利常
亦利難
忍不難
人無可
手處蓋
聞者過
其辭耳
甚傳

攻城之法
急則鋒銳

請申前制于是依界土斷諸流寓郡縣多所併省

夏築統萬城

今陝西榆林府神木縣有夏州故城元和志

夏王勃勃以叱干代北阿

利領將作大匠發夷夏十萬人築都城于朔方黑水之南

水經注云延水又東黑水入焉蓋速

夏于此築城也寄延水即無定河在榆林黑水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新城宜

名統萬

阿利性巧而殘忍土築城難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為忠委任之凡造兵器咸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由是器械皆精利

秋七月朱齡石入成都譙縱走死詔齡石監六郡軍事齡石等至白帝

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

即錦江出什邡縣西北合綿綿水經注水經地易名而中水為其通

稱下流至取廣漢

晉廣漢郡治廣漢故城在今潼州府遂寧縣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于是諸軍

倍道兼行譙縱果使譙道福以重兵守涪城備內水齡石至平模

即彭模

去成都二百里縱遣侯暉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賊嚴兵

固險攻之未必可拔且欲養銳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聲言大衆

向內水道福不敢舍涪城今重軍猝至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所以阻兵

守險是其懼不敢戰也因而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

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大事去矣齡石從之七月

攻其北城克之斬侯暉南城亦潰于是舍船步進賊營望風相次奔潰

莫不覩虛實則
清野可堅壁
而外援忽
至腹背交
敵受制
子益矣劉
鍾離知兵可

譙縱棄城出走齡石遂入成都誅縱宗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出辭
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死于先人之墓可也不從去投道福不
納乃縊而死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縱出走時尚書令馬軌封庫以
手懸憲就曰朱僕不遇我京師欲滅口也我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

〔甲〕十年魏神瑞元年是歲南涼亡大國二秦魏春三月劉裕廢譙王文思爲庶人

荆雍都督司馬休之頗得江漢民心子譙王文思繼譙王在建康性凶暴
好通輕俠劉裕惡之有司奏文思擅殺國吏詔誅其黨而有文思休之
上疏謝罪請解所任裕不許而執文思送之令自訓厲欲使殺之休之
但表廢文思以書陳謝裕不說使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
備之

夏五月秦尚書令姚弼弼庶有罪免秦廣平公弼有寵于秦主興弼先爲

史委紀譙而附之勸弼求入朝興召以爲尚書令弼遂結興左右謀傾東宮僕射梁喜等言于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

然君臣之義不薄于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
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耶喜曰苟無之
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非特安弼乃所以安

宗社也興不應會興有疾弼潛聚衆欲作亂將軍劉羌泣以告興梁喜等復請誅弼興不得已乃免弼尙書令還第

久之興有疾弼謀作亂擊長子第興聞之怒收弼黨唐盛孫元誅之將殺弼太

子祖流涕固請乃赦之

西秦襲滅南涼以僭檀歸殺之

南涼自秃髮馬孤至穆檀亡凡三王合十八年

唾契反汗乙弗

通典乙弗獻在吐谷

渾北其西有契輸一部

等部叛南涼南涼王僭檀欲討之孟愷諫曰今年饑饉百姓

不安不如與熾磐結盟通糴慰撫雜部足食繕兵俟時而動僭檀不從以太子虎臺守樂都自帥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西秦王熾磐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一夕城潰熾磐入城徙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于枹罕僭檀將士聞亂皆逃散僭檀曰四海之廣無所容身吾老矣甯見妻子而死遂歸于熾磐熾磐待以上賓之禮已而酖殺之并殺虎臺熾磐復稱秦王

傳檀子保周賀俱奔河西久之與魏主嗣愛賀之才謂曰補之先與朕同源賜姓源氏

秋八月魏遣于什門

名簡代人以字行

如燕

魏主嗣遣謁者于什門使于燕至和

龍不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燕王跋使人牽偁令入什門不拜跋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若拜受詔則吾自以賓主禮見何苦見偁邪跋怒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屈久之衣冠弊

九月丁巳朔日食

冬十一月魏遣使者巡行諸州

校閱守宰資財非家所齎者悉簿爲贓

卯乙

十一年春正月劉裕帥師擊荊州三月都督司馬休之拒戰衆潰休

之奔秦

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賜死自領荊州刺史將

兵擊之以將軍劉道憐

弟裕
中

監留府事。劉穆之兼右僕射。事皆決焉。雍

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爲裕所容與其子竟陵太守軌象一齒名起兵助休

之休之上表罪狀裕勒兵拒之

裕密書招休之餘事俾延之越之復
事親帥戎馬遠陲西越長嘯歎息司

馬 鞍
平 日

疏知以讓王前

裕知韓延
之忠於所
事欲事己
者皆效之
獨不思己
亦晉臣乎

待物以公者匡復之勳家國蒙頓推誠委誠每事詢仰議之人見熟自表遜位又奏願之所不盡者命耳而公以此遠興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此心而決矣臣聞士有窮志而

期物自
由來有
劉藩死
子誠聞
諸葛亮
于左右
甘言說
方伯諷
之以平
西之至
鐘可無
授命之
臣乎保
令天長
萬民九

流瀟瀟當興賦洪道于地下耳宿親書歎息以示時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廷之以格父
名顯宗乃更其子曰顯宗名其子曰顯宗以示不臣國氏
裕遂使參軍

檀道濟失超石之師弟石將步騎出襄陽江夏太守劉虎之

彭城

聚量以

待魯軌襲擊殺之裕又使壻徐達之

東海人

統蒯恩沈淵子之林兄出江夏

口與軌戰敗皆死裕怒甚帥諸將濟江休之兵臨峭岸裕軍士無能登

者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主簿謝晦前抱持裕裕抽劍指

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將軍胡藩以刀頭穿岸，劣

容足指騰之而上，隨者稍衆，直前力戰。休之兵稍卻，裕兵乘之。休之

兵遂大潰。裕克江陵。休之宗之皆走，軌留石城。

石城，休之與宗之軌等俱奔秦。

裕尋遣兵攻破石城。休之與宗之軌等俱奔秦。

夏五月，劉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北涼遣使上表內附。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北涼，喻以朝廷威德。北

涼王蒙遜遣使詣齡石，且上表言：伏聞車騎將軍裕欲清中原，願爲右

翼，驅除戎虜。

秋七月辛卯，晦，日食。

魏荐饑。魏比歲霜旱，雲代民多饑死。太史令王亮言于魏主嗣曰：按讖

書，魏當都鄴，可得富樂。嗣以問羣臣。博士祭酒崔浩特進周澹

以爲不可。

水土疫死必多，而舊都兵少，屈匈奴，然將有窺竊之心。朝廷隔恒代千里之險，難以赴救。此則聲實俱損也。

宜簡饑貧之戶，使就食山東。若來秋復饑，當更圖爲。屈匈奴，卑下也。嗣從之。嗣又躬耕藉田，勸

緯星伏逆
速推步
原即可得
氏神降之
占辭傳會
奇驗貴好
足為過識
者所鄙耳

課農桑。明年大熟。民遂富安。初，浩為嗣講，易洪範。嗣因問天文術數。浩占決多驗。由是有寵。凡軍國密謀，皆預之。

熒惑不見八十餘日，復出東井。秦大旱。

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

星名在天津南

中。

忽亡，不知所在于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為童謠訛言。然後行其禍罰。魏

主嗣召名儒數人，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曰：「春秋傳：神降于莘，以其

至之日，推知其物。」

國語：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內史過曰：其丹朱乎？神之見也不過其物。浩據此為言。

今熒惑之亡，在庚午

辛未二日之間。庚午主秦，辛為西夷。熒惑其入秦乎？後八十餘日果出

東井，留守鉤己。

謂環繞而行如鉤，又成已半也。

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

不安，間一歲而亡。

〔丙辰〕

十二年

秦主姚泓永和元年，魏泰常元年。

春正月，劉裕自加都督二十二州軍事。

二月，秦姚弼、姚愔

與庶子

作亂，伏誅。秦主興卒，太子泓立。秦主興如華陰，

使太子泓監國，興疾篤，還長安。弼黨侍郎尹冲謀作亂，不果。興既入宮，

疾轉篤。南陽公愔即與尹冲帥兵攻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

見興喜躍，爭進擊賊。愔等大敗，興乃引東平公紹

與之弟

及姚讚、梁喜等

入受遺詔。明日卒。泓祕不發喪，捕愔等誅之，乃即位，稱皇帝。

三月劉裕自加中外大都督戒嚴伐秦詔遣琅邪王德文修敬山陵

秋八月劉裕督諸軍發建康甯州獻琥珀枕于劉裕裕以琥珀治金瘡

命碎之以賜北征將士以世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留府事劉穆之領

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司馬徐羨之字宗文東海縣人副之遂發建康遣將軍

王鎮惡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朱超石胡藩趨陽城沈田子傅

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趨武關沈林子田子弟劉遵考裕族弟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

河以王仲德督前鋒開鉅野入河水經注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洪水上承鉅野桓溫北伐掘渠通濟劉武帝西入長安又廣其功濟水發

讀在今山東曹州府荷澤諸縣界鉅野注見前穆之謂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

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纖滯軍勝者莫敢言請室穆之目覽耳聽手答口酬不相參涉微嘗騰舉又喜賓客

談笑無倦性奢豪食必方丈未嘗獨餐嘗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願生多爾自叨泰以來朝夕所須祿爲過豐然此外一毫不以負公裕至彭城王鎮惡檀道

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諸屯守望風款附道濟遂至許昌沈林子自汴

入河克倉垣王仲德入魏滑臺仲德水軍入河將偏裨秦魏兗州刺史尉建業城北濟子魏建業

城下呼晉軍間以侵寇之狀仲德使人對曰劉太尉使王正德自河入洛掃清山陵借空城以息兵當西引無損于好也嗣又使建問裕裕謝之曰晉欲伐秦放假道于魏非敢爲不利也

冬十月將軍檀道濟克洛陽秦陽城榮陽成皋虎牢相繼來降檀道濟

等長驅而進秦陳留公洸鎮洛陽遣將軍趙元守柏谷注見前元戰敗被

比肩之與絡
臣何至委
心歸命其
以九錫推
奉不懼己
出憂自而
死所謂苦
人徒自苦

十餘創其司馬蹇鑒冒刃抱元而泣元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鑒曰將軍不濟鑒去安之與之皆死道濟遂進偃洛陽洸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議者欲盡阬之道濟曰弔民伐罪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于是夷夏感悅歸者日衆

詔遣司空高密王恢之

彭城王結之子後嗣高
密秦王略恢之其孫也

修謁五陵

十二月劉裕自加相國揚州牧封宋公備九錫復辭不受裕遣長史王

弘

字休元
瑯之

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

是愧懼發病詔以裕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宋公備九錫之禮裕辭不受

西秦遣使內附

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求擊秦自效裕以爲平西

將軍河南公

〔己〕十三年

西涼公李歆嘉興元年
魏小國五西涼北涼燕夏四秦凡六僭國

春正月甲戌朔日食秦朝會

前殿君臣相泣

劉裕引水軍發彭城

二月西涼公李暠卒世子歆

字士業

立

暠寢疾遣命長史宋繇曰吾死之

後世子猶卿子也。善訓導之。及卒。官屬奉世子歆爲涼公。以繇錄三府事。

三月將軍王鎮惡攻潼關。與秦太宰姚紹戰。大破之。王鎮惡進軍潼關。

檀道濟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攻蒲阪不克。秦王泓進魯公紹。東平太宰。

督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遣別將姚驢救蒲阪。林子謂道濟曰。

蒲阪城堅。兵多。不可猝拔。不如還與鎮惡并力。以爭潼關。若得之。則蒲

阪不攻自潰矣。道濟從之。三月至潼關。紹引兵出戰。道濟等奮擊。大破

之。紹遣姚鸞絕晉糧道。林子夜襲殺鸞。紹又遣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

水道。林子又擊走之。

劉裕遣使假道于魏。魏遣兵屯河北。裕遂引兵入河。劉裕將水軍自淮

泗入清河。

自淮入泗。自泗入濟。即濟水也。注見前。

將沂河西上。先遣使假道于魏。秦主泓亦遣

使求救于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宜發兵

斷河上流。令勿得西。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

若遏其上流。裕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不若聽裕西上。然後屯

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

大鎗斷情
孟史家夸
誕之詞與
引竿爲弓
住矛作矢
失實一稽

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恆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守

之。安能爲吾患？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北上，則姚氏必不

能出關助我。此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遣長孫嵩、阿薄干等將兵十萬

屯河北岸，裕引軍入河。魏人隨裕軍西行，裕遣兵擊之于河上，大破之。

時晉船有漂渡北岸者，輒爲魏人所殺。掠軍擊之，輒走。退則復來。裕乃遣丁時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卻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什士，事畢使暨一白晝，裕先命朱超石戒嚴，既舉，超石帥二千人馳赴之。魏人以三萬騎來薄，超石斷指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鎗識之，一旬輒洞貫。三四人斃，兵奔潰，斬其將阿薄干。魏主嗣乃恨不用崔浩之言。白晝，魏羽爲之曉，而至反。

弘農人送義租給王鎮惡等軍。將軍王鎮惡等進攻潼關，久之乏食，衆

心疑懼，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劍怒曰：「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

事之濟否繫于前鋒，奈何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鎮惡乃至弘農，

說諭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田子遂擊破姚紹軍。紹屯河北，紹憤愧，嘔

血而卒。

夏四月，劉裕入洛陽。齊郡太守王懿降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

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姚興克乎？」對曰：「克之。」

危兵將勇，何故不克？」曰：「術才何如？」對曰：「崔浩父兄之貴，修復故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易以立功，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盡慕容，超南集盧，微所向無前，其才優矣。」嗣曰：「裕既

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搗彭城，裕將若之？」對曰：「今風向柔，然伺我之隙而諸將用兵，皆非裕敵。與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冀其主關中華，我雖錯風俗動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

赫連物死
謂姚與長
已必得謂
安崔浩謂
長安終人
魏有信若
之官然物
左券取而
不物治故
先能而速
失魏則粗
有紀綱是
以得之難
較運而守
此亦稍久
之林以待
爽下之益
不事

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適足資敵耳顧且接兵急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
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若王猛之治國荷堅之管仲也蓋容格之輔幼主
暮容碑之靈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懿宗之寶操也固大悅語至
夜半賜御膳十觔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故欲共饗其美

秋八月將軍王鎮惡入長安秦主泓出降九月劉裕至長安送泓詣建康

斬之後秦自姚萇長安至泓亡凡三主合三十四年先是沈田子傅弘之入武關進屯青泥城名在四

亦曰燒柳城元和志柳城俗亦謂之青泥城秦主泓自將擊之大敗而還時太尉裕已至關驍軍欲南將還

子等然後傾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等所領僅千餘人華兵圍之數日田子等士卒
窘遠來止求此勝死生一決封侯之業于此在矣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泓奔秦川

已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主泓使

姚丕守渭橋以拒之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

人但見艦進驚以為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者斬

既登即密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倏忽不見乃喻士卒曰此為長安

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

骸骨不返無他歧矣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軍泓引兵救

之為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鎮惡入自平朔門泓將出注其子裕急年十一嘗于

不如引決泓雖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死泓乃將妻子羣臣詣壘門降鎮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

萬餘口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裕至長安收秦寶